



权咒



安思源 著

一个用心看会心酸，再用心看会心痛的爱情故事，现实生活中的悲伤与无奈，融入架空历史的爱恨情仇，淡淡的语言娓娓道来，没有华丽的修饰，却在不经意间悄悄牵引着你的视线，夺走你的呼吸，让你伴随故事中的悲欢离合，再一次经历着成长的痛苦。



安思源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权咒/安如嫣著.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8.4

(时光纪系列 / 路苔生主编)

ISBN 978-7-204-09517-9

I. 权… II. 安…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47548号

时光纪系列

主 编 路苔生

责任编辑 巴德日夫

封面设计 安宁书装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武汉海川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90

字 数 257千

版 次 2008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0套

书 号 ISBN 978-7-204-09517-9 / I·1928

定 价 260.00元 (全十册)



安思源，原名罗文嫣，一个琼瑶式的名字。娘亲说，那是期望我多文为富，生得花嫣柳媚。呵，彼时才觉得这名好美。父母一生的厚望，怎能不美？

我的生活很枯燥，丝毫没有22岁的女孩该有的热闹。喜欢坐在阳光下，懒懒的，像只猫，贪恋阳光的猫，只喝可乐的猫。一本书，一首歌，一杯冰镇可乐，聊度一下午。

这性格是近乎孤僻的，甚至有些微的自闭症，可是我乐在其中如鱼得水。每天清晨傻傻地笑着对自己说：我很快乐。于是，我每一天都很快乐。

策 划：古 月 珊

责任编辑：巴德日夫

特约编辑：小 林

封面设计：视觉传达
010-51264077



金时代文化工作室
策划出版

同期出版精彩图书



孜然品质 孜然追求
yueshan.book@163.com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序 风虎云龙

时铁人如其名，在遇见她之前以铁为生，时家世代铸剑。算不上名扬寰中，只是在呈州小有名气。十八岁时的时铁皮肤黝黑，身長八寸，是呈洲坞县里不少姑娘家钦慕的对象。

那时的他不懂情爱，只是途径河道的时候，用他铸给县令的剑，救下了一个姑娘。时铁至今还记得，那年的春来得特别早，河道边不知名的花似乎也开得格外俊俏。他带姑娘回家的时候，一直没有说话，幸好生得黑，旁人也瞧不出来他正脸红着。

当时时铁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这姑娘长得真漂亮，比县令千金还漂亮。于是，顺理成章的，他们和许多懵懂烂漫的男女一样，花前月下如胶似漆。时铁的爹娘死得早，姑娘也没了亲人，他们便就这样互相依赖。草草办了婚事，以为一生就是彼此了。

那年岁末，机缘辗转，时铁铸的剑落入皇上手中，被相中。而后，他成了皇家御用的铸剑师，又与最年幼的太子投缘，一番折腾竟平步青云的成了太子太傅。初涉仕途的时铁一路都是迷惘的，他只觉得祖上有灵，更觉得这一切都是妻子为他带来的好运，便更宠她了。

直到时铁一直仰仗的靠山，才十二岁的太子无端去世，噩运也来了。太子死的那晚，恰巧妻子为他生了一个女儿，取名肉肉。

肉肉满月的时候，善观天象精通玄术的右丞相，见了她便大呼不祥，终是一语成谶。二十五的时候，时铁失去了一切，唯独保住了这个女儿。

在时肉肉的记忆里，没有娘亲，只有爹爹。小时候肉肉一直不喜欢自己的名字，后来爹说“那是因为你娘亲爱吃肉，从前爹穷，买不起。即便后来有银子了，你娘也执意要为你取这名，呵呵，你娘是个很任性的姑娘”。

说这话时，时铁笑得很开心，看起来分外俊逸。这是时肉肉第一次看见爹笑，也是唯一的一次。至此，她便开始爱上了这个名字，无可救药的爱。

这一年时肉肉五岁，爹带着她连夜逃离了原先住的大宅子，去了幕州临阳。开了一家打铁铺，再也不铸剑，只为方便乡里打些琐碎的东西。爹要她扮男装，学男孩子走路说话，不准轻易告诉别人她是女儿身。

时肉肉把自己关在房里好些天，只趴在窗棱上，看那些邻家的男孩玩闹。夜

权
咒

深了之后，就独自一人练习他们的模样。一直到她觉得满意了，才跨出门。那时她尚还怕生，没敢和那些孩子们说话，她去的第一个地方是蝶泉。

随爹来临阳的路上，时肉肉就瞧见了蝶泉。那里有好多蝴蝶，成群结队翩然起舞，宛如仙境。也是在那里，她遇见了他。

“你是时铁匠的儿子吗？”这是他对她说的第一句话。

肉肉没有出声，只是愣愣的点头，眨着纯澈的眼睛痴痴看着他。男孩的手很漂亮，一看就是不做粗活的人，食指正把玩着自己的鬓发，唇角有笑，一丝落寞的笑。

“我要跟义父走了，我答应念修他们，等我回临阳的时候给他们带好东西。你想要什么？我也给你带吧。”

男孩说的很诚挚，肉肉也学着 he 认真的回答：“我要肉，一大陀肉团子，你可以带给我吗？”

2 “哈哈……”安静了须臾，男孩突然大笑，笑得都快岔了气，直不起身了。边还断断续续的咕哝着：“你……你简直比念修还要……还要活宝。”

时肉肉嘟起嘴，略微转过身子，不怎么想搭理他了。

“对不起，我……我不笑了，我替你带，你总得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吧。”说是不笑，可他的声音还是带着颤音。

肉肉爱理不理的吐出了自己的名字，据实以报，没有丝毫的隐瞒。那会儿，她甚至口气里还有几分得意，正为自己这名字骄傲着。

可结果又换来了他的笑声，比起刚才更猖狂的笑声。肉肉这回是真的生气了，她冲上前，狠狠的踩了他一脚，用尽全身的力气。

他倒也没还手，任由她又是踩又是踹的，连避都不曾避一下。闹够了后，他才拉开她，径自用水囊去蝶泉装了满满一壶的水，回头看着她，解释道：“这是家乡的水，走到哪我都想带着。”

肉肉有几分动容，她后悔自己怎么就没带上蓟都的水，家乡水一定有家乡的味道，也会有娘的味道。

“我挺喜欢你。”装满水后，他很满意的藏好，冲肉肉说了句。

“我讨厌你！”肉肉回得很咬牙切齿，她知道这不是气话，她是真的打算从今天起，要永远讨厌他！

挥手告别后，男孩又突然折了回来，煞有其事的皱着眉，说道：“你的名字真难听，我义父说，好名字才能做大事。‘汤武偶相逢，风虎云龙，兴王只在笑谈中。直至如今千载后，谁与争功？’我很喜欢这首诗，不如，你以后就叫云龙吧。”

肉肉目送着他的背影离开，独自在蝶泉坐到暮色降临。气呼呼的蹬着水，在心里默念了一百多遍“我要讨厌你”。

也默念了二百多遍……云龙。



目录

-
- 第一章 竹马饶青梅 \ 1
- 第二章 与君初相识 \ 6
- 第三章 儿时故人归 \ 12
- 第四章 汤武偶相逢 \ 18
- 第五章 时势造英雄 \ 24
- 第六章 君子当如是 \ 29
- 第七章 一辈子兄弟 \ 34
- 第八章 瓮城血战 \ 39
- 第九章 柳暗花明 \ 43
- 第十章 君子之交淡如水 \ 48
- 第十一章 爱到浓时犹清醒 \ 53
- 第十二章 初涉天下 \ 58
- 第十三章 篡位 \ 63
- 第十四章 平生豪气安在 \ 68
- 第十五章 原来是女子 \ 72
-



目录

第十六章	太子之争	78
第十七章	情错	83
第十八章	权术之争	88
第十九章	殃及池鱼	93
第二十章	女儿心思	99
第二十一章	全身而退	104
第二十二章	哀鸿遍野	109
第二十三章	避而求其志	114
第二十四章	蜕变	120
第二十五章	仁义之师	125
第二十六章	故地重游	131
第二十七章	审时度势	136
第二十八章	当年梦	141
第二十九章	在等那个他	146
第三十章	休言女子非英物	152



目录

第三十一章	抢亲	157
第三十二章	一诺千金重	163
第三十三章	这辈子，由着你了	168
第三十四章	蠢蠢欲动的爱	172
第三十五章	阴谋重重	177
第三十六章	决裂	183
第三十七章	旧情	188
第三十八章	夜乱	192
第三十九章	求而不得	197
第四十章	情到深处何需言	203
第四十一章	忆往昔少年时	209
第四十二章	同是天涯沦落人	214
第四十三章	冷战	219
第四十四章	悲欢同，生死共	224
第四十五章	硝烟	229



目录

第四十六章	笑看天下	233
第四十七章	欲擒故纵	239
第四十八章	帝王将相爱	244
第四十九章	天意从来高难问	250
第五十章	三分天下	255
第五十一章	当权成咒	260
第五十二章	苍生	266
第五十三章	物是人非	272
第五十四章	牢记最初的你我	278
第五十五章	往日情	284
第五十六章	执子之手，与之偕老	290
第五十七章	待嫁女儿心	296
第五十八章	一担好山河，英雄造	303
尾声——念修番外		310

第一章 竹马饶青梅

时肉肉真正认识那个男孩口中的“念修”时，已经十二岁了，之前他们打过几回照面，却是一直没有深交。

十二岁之前的肉肉尚且还活得无忧，家里虽然谈不上富裕，但好歹还能求个温饱。她经常在铁铺里帮老爹打铁，肉肉喜欢铸兵器，老爹每见一回都生气，久了肉肉也不敢铸了。直到十二岁时，老爹得了一场大病，大夫说要好多银子。

无奈之下，肉肉瞒着病重的老爹，去做了河道工。

这年夏天格外的热，日头一直火辣辣的，烤得大地都裂开了。听说有些地方洪水泛滥，有些地方又正值旱灾，临阳地处南方，气候适中，大灾大难倒是没有。凿河只是为了引渡上游的水。

肉肉每天都起得很早，老爹只以为她出门晃悠了，河道工的工头是个四十开外的男人，满脸的落腮胡，很精壮，总是一脸的凶神恶煞。手上每天都会拿着鞭子，见了偷懒的，或是干不动活的就抽。

“胡大叔，今天做完工我就筹够银子给老爹看病了，明天就不来了，您可千万别念叨我。”肉肉瘦小的身子，正俐落的垒着河道。满脸堆笑的看着一旁的工头，嚷嚷着。

“死小子，跟你说过多少回，干活的时候认真点。一天到晚出差错，你不来倒好，我也省了心。”胡大叔扬了扬鞭子，作势恐吓，吓倒了一旁其他的河道工，唯独肉肉还是顶着黑漆漆的脸，憨憨的笑。

“我就说嘛，您怎么会好心借我银子给老爹看病，原来早就嫌我碍手碍脚的……胡大叔，您最会伤人心了，枉我还在家给您立了块恩公牌位……”

“去你的！老子还没死，立什么牌位。”胡大叔像是真生气了，脸涨得通红，鞭子在空地上用力挥了下。

大伙是着实想笑，见状也只有憋住，赶紧干活。肉肉很机灵，嘴也甜，这里所有的河道工见了胡工头都怕，只有肉肉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幸好这胡工头也是

真的可怜肉肉，这不，眼下他哪是气得涨红了脸，而是被肉肉那声情并茂的模样，逗得直想发笑，碍于威严，还得死活憋着，真是难受。

没多久，胡工头就领着人去另一边巡视了。肉肉摊坐在地上，胡乱抹去汗，抬头眯着眼瞧了眼正烈的太阳。刺得她眼睛生疼，便赶紧避开了。今天热得很不寻常，让人心也跟着浮动。

肉肉想起了她第一次来这儿报道时，胡大叔瞅着她的眼神，满是怀疑。恶狠狠的冲着介绍她来的四麻子大吼：“你当老子这是施舍难民的地儿吗？找个瘦不啦叽的猴子来做什么！”

那会，肉肉很不服输的仰起头，她的脸一直都是脏兮兮的。唯独露出那双澄亮澄亮的眸子，死死的瞪视着胡大叔，四麻子见了可急了，生怕肉肉不合时宜的耍性子。瞥了眼四麻子的眼神，肉肉一瞬间就软化了下来，冲着胡大叔阿谀奉承谄媚开了。

她是个女孩子，除了老爹没人知道她是女孩子，瘦不啦叽也是自然的。为了消除大家的怀疑，肉肉从来不矜贵，她总是做粗活，这些年留了满手的茧，大大小小满身的伤。久了，也就跟个男孩无异了，十二岁的她就能扛起偌大的石头，几回下来胡大叔也真喜欢上了这孩子。

收工后，常带她去买些卤牛肉，陪肉肉一块回家看望老爹。肉肉若有似无的掰着手指，认真的盘算着，回去后是不是当真该替胡大叔立个恩公牌位。

想得正入神，一阵火辣的刺痛感传来，周围响起抽气声。肉肉猛地弹跳起来，咒骂开了：“哪个不长眼的，连肉爷都敢抽！”

肉肉把狐假虎威这套学得很好，做河道工的这三个月来，有胡大叔给她撑腰，她也跋扈的很。

“哎哟，还肉爷。一个河道工也配自称‘爷’，你这兔崽子眼里还有咱们的县令爷吗？”

一见对方这身衙役的打扮，肉肉顿了顿，侧过头略过他的身子往前看去，才见到左拥右簇下，那道肥嘟嘟的身子。正是他们的县令老爷，瞧这阵仗肉肉也识相的闭上嘴，躲去一旁，胡大叔已经迎了上去。

“这么大的太阳，刘县令怎么来了，小的这就给您端碗凉茶，去去暑……”

“不必了，上头说了，凿个河用了四个多月了，本官特地来巡视看看。你是怎么打理的，那些河道工怎么都坐着休息？”刘县令的口气很不悦，目光直直的朝肉肉他们的方向看去。

他的眼睛很小，却射出精光，猛地投过来，让人一阵寒颤。肉肉匆忙的避开他的目光，赶紧招呼大家干活，不想给胡大叔添麻烦。

可刘县令丝毫没有就此作罢的意思，冲一旁的人使了个眼色，衙役便迅速的把肉肉给揪了过来。肉肉试图着挣扎了两下，对方力道大，不是她这身子挣得过的，片刻后，她也安静了下来。

“我说呢，这么瘦小的河道工能干些什么事。你是用银子在施舍灾民吗？”说着，他睁着绿豆大的眼，环顾了圈四周，冷冷地道：“往后不用给他们工钱了，只管做便是，日夜的做，三天内必须完工！谁要是想逃，本官这儿多的是折磨人的法子。”

肉肉本来不想多话的，胡大叔总有法子让她回家照顾老爹的。她垂下眸，沉默着，直到一旁突然想起一阵哀嚎，肉肉循声望去，才瞧见一个老头正摊在地上动弹不得，他的头发是花白色的，只剩下那么零星几跟耷拉在黑黝黝的头顶上，身上正滴着汗，是血汗。

衙役挥舞着鞭子，不住的嚷嚷着要他站起来继续干活，肉肉皱紧了眉心，看到了那老头无助的心神，心底一阵酸。周围的气氛有些剑拔弩张的，一听没有工钱，还不能回家，不少工人忽地站了起来，正眼神炯炯的瞪视着县令。

“都做什么，干活！”衙役吼着，还不住的用刀背——拍打着众人。

“不给工钱，让大伙吃什么去，不吃哪有力气干活！”肉肉忍不住了，这话几乎是脱口而出的。若不是三个月的相处，又眼睁睁瞧着这场面，她绝对是会置身世外的人。

胡大叔转过头，没料到向来懒散，不爱插手闲事的肉肉会开口，急了：“死小子，闭嘴！还不快给县令老爷道歉。”

“呸，笑话了。胡大叔您何时见过肉肉低头的，我今儿要是道了歉，那不就是说我时肉肉承认干活不给工钱是正常的，往后我还靠什么吃！”肉肉心里正慌的很，可是话都出开了，总不能在节骨眼上丢了脸吧。

她的话音刚落，县令就亲自拿起鞭子，朝她抽了去。紧随着，那些工人也沉不住气了，心想着一个十二岁的娃都敢这样叫嚣，他们要是默不作声也太窝囊了，这场面一时就失了控。

见全都闹开了，县令也慌了，拼命拉着衙役们，躲在最后头。衙役们全都涌了上来，两方人马就这样冲撞上了，那些锄子之类的工具，眼下就都成了自卫的武器。钳制肉肉的人也放了手，赶着上前去镇压暴乱的河道工们。

肉肉见状，眨了眨眼，这还是她长那么大以来第一次瞧见大场面，愣是半晌都张着嘴没能反映过来。等到回神后，她的第一直觉就是赶紧逃，民哪能与官斗，好歹这刘县令身边都是些会功夫的衙役呀。等到事情告一段落了，若是那老家伙想起追究罪魁祸首，她不就完了。

想着，肉肉没有片刻犹豫，迅速的就想往外头溜。无奈，却反而被平日对她

照顾有加的胡大叔拦住了，嘈杂声中，他用力的冲肉肉吼着：“你个死小子还不是男人，事都惹了逃个什么劲！”

“我本来就不是男人……我是说我还没成了真正的男人呢！我要是留下来了，谁照顾我老爹！”

“那也别往正门口逃呀，你傻了是不是！那儿全都是衙门的人，往后头走，快呀！”说话的当口，胡大叔随手挥了一拳头，就见一衙役忽地倒下了，鼻子里不住的冒着血。

肉肉傻愣愣的看了那个倒地的衙役片刻，才回过神，看着胡大叔咧嘴一笑，就往后头奔去了，还不忘顺理成章的用力往那个衙役身上踩过去，顺带吐了口口水，消了火。傻呼呼的朝胡大叔挥手，嘴里大喊着：“大叔，明儿肉肉一定替您立恩公牌位，每日三株香，拉着老爹一块给您拜……”

=====

十五岁时的余念修已经出落得玉树临风了，纵是性子顽劣，可是一举手一投足，或者仅仅是在街边和兄弟们打闹时的扬唇一笑，都能让不少姑娘家迷了心智。

念修也从不腼腆，董家兄弟以及马盅每回和他上街，都会忍不住翻白眼。这家伙总是不住的冲姑娘们抛媚眼，惹得人家春心荡漾后，又是一脸无辜若无其事的路过。这临阳县里，为余念修明着争吵过的姑娘，也不再少数。

去年，念修的爹去世了，他更是没人管了，闹得更凶了。

“念修，今儿打算去哪消磨？”董家老二董盎跟着念修饶着市集走了大半个时辰了，终于忍不住伸手搭上他的肩，问道。

“我在等马盅偷兵器回来，然后去救人呢。”难得的，念修一派正经的回答，表情很肃穆，像是正在绸缪什么大事似的。

董家老大董错愣了半晌，才反映了过来，不解的皱眉：“你转性了不成？余念修不害人就谢天谢地了，谁还指望你去救。”

念修邪笑，卖了个关子，死活都没开口。只在街边随意找了个空地坐了下来，安心等着马盅，暗自咒骂着今儿这炙热的日头，都快把他烤焦了。

没多久，马盅就驾着马车，风风火火的呼啸而来。马儿停在念修面前，嘶鸣了声，马盅勒紧缰绳，慌忙的开口：“快上车，不然衙门的人要追上来了！”

大伙相视了一眼，默契的谁也没有多问，赶紧钻进马车。片刻后，街边又恢复了平静，只瞧见远远的衙役们正没头没脑的满街搜寻着。

“我说马公子，你这胆子还真是越来越大了，我只是让你去时家铁铺的后院瞧瞧。你竟然偷到衙门里去了，还有这马车，又是哪儿偷来的？”念修惬意的躺在车里，调侃着前头驾车的马盅。

“去你的，这马车可是我雇的，花了不少银子呢。时家铁铺的后院哪有什么兵器，我只瞧见了一堆废铁！偷去衙门怎么了，我们这不就是要去招惹衙门的人了嘛，还怕什么。”马盅边驾车，边回了句。

“没有吗？”念修皱了皱眉，思忖着，径自喃喃自语了起来：“我常看见老铁的儿子，半夜的时候一个人在偷偷的打兵器啊。”

老铁是村里人对时铁的称呼，久了不论老少都这么叫他了。好几回念修晚上回家，路过铁铺时，都瞧见里头灯亮着，“叮叮”的声音就这么传了出来，极有规律，念修渐渐的也就喜欢上了这种声音。他偷偷躲在草堆里瞧过，那是老铁的儿子在铸兵器。

“我们这到底是去哪？”董错忍不住了，心想兄弟义气是一回事，可也不能就这么糊里糊涂的。

“哈哈，去救马盅的岳丈大人。”念修翘起腿，笑着回答，看起来很轻松。

“什么岳丈不岳丈，不准乱说话，诬赖我不打紧，可别毁了人家姑娘家的名节。”马盅闻言后，故意勒了下马缰，马车一个不稳颠簸了下。成功的让坐姿不雅的念修，跌坐在了车地上。

念修爬起身，也没动气，只是拍了拍身上的灰尘，继续调侃：“谁诬赖你了。本来就是你看中了人家闺女，人家不依，你就想着救出人家的老爹，去讨好人家。我有说错吗？”

“阿盅看上谁家闺女了？”董盎来了兴致，一脸色兮兮的笑容，凑近念修打听了起来。

“就是时家铁铺旁的安家，那个叫做安旅的姑娘。阿盅说她才十三岁就出落得那么动人，长大了一定更漂亮，想收了做媳妇。人家姑娘不愿从了他这粗人，正巧安老伯在做河道工，阿盅听说那些工人凿河凿了好久，上头怪罪县令了，县令今儿带了人去泄气了。”

“呵，这家伙几时也学会利用时机了。念修，这主意多半是你出的吧。”董错是他们中性子较为沉稳的，想来他也不觉得马盅这没头脑的家伙，能想出这种冒险的法子搏姑娘家欢心。唯有在临阳县向来吃得开的念修，追姑娘的办法他可多了去了。

闻言后，念修傻笑了声，糊弄了过去。他倒也不是只想着帮阿盅追媳妇，只是向来看不过那个嚣张跋扈的县令，正好这日子又过得闲来无事。

马盅哪知道他的心思，马车驾的飞快，他只念叨赶快救出未来的岳丈大人。

第二章 与君初相识

6

时肉肉的五官都快抽搐到一块去了，她全身冒着汗，不是热出来更不是吓出来的，而是无奈的汗。若不是胡大叔平日里对她有不少恩情，肉肉绝对会以为他是故意在害她。

说什么让她往后头逃，后头早就驻守了一堆的官兵，比出口还要多。敢情，胡大叔是以为她会遁地不成。结果可想而知，肉肉才得意了没多久，就成了瓮中之鳖，被那些官兵们扔到了县令前。

“把这小鬼往死里打。”县令接过旁人递来的面巾，擦了擦脸上滴下的汗。刚才的惊魂惶恐早就没了，此刻他冷冷的扔出话，不带一丝的温度。

让肉肉顿时觉得背脊发凉，暗自埋怨起自己的冲动，做什么要去以卵击石，还有那些工人，平时看着都那么壮硕，原来那么不经用。

“等……等一下，大人，可不可以不要打，小的愿意跟他们一起坐酱坛子。小的命贱，身上又脏，还长了好多虱子，还是别打了，免得污了大人们的手。”肉肉转头看着一旁被抓住的几个领头闹事的工人，县令今天似乎早就准备好了来折磨人的，连酱坛子都是早就命人带来了的。

肉肉就知道这种没组织没预谋的造反不该参与的，现在没了退路，她只好一脸狗腿谄媚，冲着县令大人傻笑。不管怎么都好，总比被打好，要是带着一身伤肉肉不知道该怎么和老爹交待。

“县令爷，别听这小鬼乱说，他身上哪有什么虱子。”胡大叔急了，搞不懂这傻小子在想什么，那酱坛子里放的可不是酱菜，是粪呀！会把人给活活憋死的。挨了打，好歹还有命回去。

“有！当然有！不信小的拔根虱子上的汗毛给您瞧瞧……要是爷还不信，就过来闻闻，小的身上可臭了！”

“去去去！成全了他。”县令不耐烦的挥了挥手，很是厌恶的表情，并不想在